

易 喬 著

巾幗英雄

（“軍從關木”部）



世界出版社

巾幗英雄（即『木蘭從軍』）目次

劇中人物總表.....（一一三）

第一幕.....（五一五）

時間：晚秋的黃昏

地點：黃河邊的小客店

第二幕.....（五一〇九）

時間：與匈奴苦戰後二年的隆冬

地點：冰天雪地的沙漠

第三幕.....（二一九五）

時間：反攻勝利後的春天

地點：平番軍陣地

第一卷.....（二一一—二二三）

元帥帳後劉中軍的臥室

第二景

(一八—一九)

背山臨溪的花校尉營中

第三景

(二〇—二五)

王校尉的營外

附錄：關於木蘭事蹟的記載

(二六—二七)

其一：中國第一女豪傑女軍人家花木蘭傳

亞 盧

(二九—三四)

其二：木蘭傳

清風室主

(三四—三五)

劇中人物

賣唱小姑娘

從軍者甲 (第二幕中即兵甲)

從軍者乙 (第二幕中即兵乙)

何老兒 (賣唱老翁)

劉老闖 (小客店的掌櫃，二三幕中即劉中軍)

地保

錢財發 (過路客商)

鳳英 (劉老闖的女兒)

店夥

趙義 (從軍者)

王得標 (從軍者)

蘇必孝 (從軍者)

李仁富 (從軍者)

楊仁貴 (從軍者)

蘇必忠 (從軍者)

花木蘭 (女扮男裝的從軍者)

「公子」甲、乙

兵士丙

兵士丁

兵士戊

傳令兵

守 卒 (花木蘭營守卒)

胡 兒 (王老頭的女兒)

王老頭 (胡兒的父親)

離兵甲乙丙

守卒（對中軍風箏的守卒）

刺客

黑衣者

王校尉

老德（王校尉的心腹）

探子一

探子二

探子三

士兵羣衆若干人

原书空白页

第一幕

時間：

晚秋的黄昏

地點：

黄河邊的小客店

人物：

賣唱小姑娘

從軍者甲

從軍者乙

何老兒

劉老闖

地保

鏡財發

鳳英

店小二

趙義

王得標

蘇必孝

李仁富

楊仁貴

蘇必忠

花木蘭

「公子」 甲、乙

士兵若干人

佈景：

小客店的庭院平屋。

平屋分內外二間，在舞台的後部是外間，再後面就是庭院。地上鋪滿了黃葉，數枝大樹，在樹梢頭遺留着稀疏的幾片黑青帶黃的樹葉。遠處隱隱的山頭，在夜色迷茫中。天空掛着幾點星星。一鉤眉月，皎潔的銀光，射進格子窗內。已經是黃昏時候了。

外間內雜擺着木凳和方桌子，零亂不齊，好似已經有許多人坐過搬動過的樣子。內間的左端，擺着一張大賬桌，桌旁邊壁上掛着一把長劍，桌旁邊有一隻高凳。左壁前面有一門通另一院去的，下着布簾。右邊，正對賬桌有二根庭柱，一根柱上掛着油燈，光閃閃地不明不滅。右壁正中掛着字畫，古舊不堪。木凳和桌子也是雜擺着。

幕啓時：劉老闖坐在他的賬桌邊的高凳上吸着旱烟。他已經有近六十的年紀，精神健旺，特別是他的體格，不但高大，並且厚實。他和其他北方人一樣，因為從小習練武藝，所以到年老還沒有衰弱。錢財發，一個過路的客商，年紀也在五十以外，坐在油燈下的木凳上，靠着桌子，慢慢地飲酒。從軍者甲乙兩人在右邊坐着休息。地保在另一桌子邊坐着飲酒。賣唱小女站

在門口，倚着格子窗，月光照在她臉上，背後站着撐腰的何老兒，手彈弦子，閉着眼，垂下頭。賣唱小女唱一段岔曲，大家沉醉在這歌聲中。她唱道：

桃花兒香，俏才郎戲耍姣娘。喜孜孜用手攬紅粧，說「娘子看花放委實香，可嘆他不久長，怎如你姣體態比花兒強。」（過板）最可愛一年四季長伴夫郎。「佳人聽，尊「夫郎，雖然奴貌比花兒強，轉眼不覺兩鬢霜；花兒雖然不長久，熬過世上多少女紅粧。古來多少風流女，不知而今在那廂。細思量，春宵一刻無（臥牛）無指望。」才郎悟省將頭點，腹誇獎女紅粧，不敢輕狂忙站起，托地一躬喚賢良，請問娘子一件事，世上惟有那個長？佳人聽，爲一夫郎，看破塵紅都不長，求名利，伴君王，樹大招風名自傷。圖利之人今何在？富貴榮華草頭霜。勸夫郎，得歡暢時且歡暢，莫把名利掛心腸。人生好比一場夢，郎君哪！就是那兒女夫妻也不得久長。」

（此曲唱法）

上上，工四合四上，上上。工四合四上工尺上，四上合工尺上四上合，上合四上尺上工尺上，上上。尺工尺
上合四 上。工尺上四今上四尺上、上上。）

歌聲停了——

乙 再唱一個聽聽。

甲 (附和着) 再唱一個。

何老兒 (陪着笑臉，跨進門，走近周何) 二位軍爺，要聽什麼？

甲 隨你的意。

乙 來個「打匈奴」吧。

甲 (對何老兒) 「小上坟，」你會不會？

乙 (緊接) 不要聽，不要聽，小曲兒有什麼好聽。咱們要聽也得聽大的。

何老兒 軍爺愛聽大的，小的侍候軍爺們一段「盤硯石，」顯醜，顯醜。

(劉老關點頭會意)

乙 好，那麼請。

何老兒 (調了調絃，響起來了，歌聲蒼老，但雄壯動人，感人心肺，油燈的光照着他的白髮鵝皮，他說道：—)

漢末刀兵起四方，各處狼烟滾滾天意該當。論文臣賣國專權欺君妄上，說武將逃亡在外各據一方。我今表的一段是老徐母罵曹忠烈事，話說曹孟德雄據許昌聽了程昱之言，將徐母

廳到，老徐母到相府門外，步入儀門朝裏走，見堂上殺氣森嚴，令人悚惶，但只見兵符令箭桌案放，看光景，真乃是順者存，來逆者亡。見曹操端然正在堂上坐，老徐母背轉身來，心中輾轉暗付量，想曹操胸懷寬逆爲奸黨，欺壓天子害忠良，你既然位極人臣爲首相，你就該輔佐社稷定家邦，果能將漢室重興歸一統，真不愧中流砥柱幹國忠良。老徐母她誤入籠，空懷想，我要看一看那奸賊動靜，是否端莊。老徐母想罷，蹀躞將堂上，手扶着拐杖，意洋洋，上堂來勉強。萬福尊丞相，多蒙見召，吾怎敢當。孟德說：徐母請坐，把話講。早有那手下從人獻茶漿，老徐母入坐已畢，說有何見諭，且恕我老邁龍鍾，語不成章。孟德說：我久聞令子元直當今名士，胸藏錦繡，謀略無雙，而況且腹隱珠璣，深通遠策，卻爲何輔佐劉備，遠抗中央，據某想，不亞如玉陷污泥，珠藏土內，又好比黃金失色，晶璧無光，好可嘆曠世之才，不得展放，空負了胸中懷抱，豈不堪傷。求賢母一紙尊函，把元直喚，奉勸他同心協力保朝堂，到許都某必代爲奏明聖上，封官贈爵，美名彰，你們又可以骨肉團圓，朝夕聚首，到那時纔能保全忠孝，奉高堂，身榮顯，姓名香，真稱得起棄暗投明，順理成章，何須你再參詳。一行說來，命軍士取過文房四寶，迫令徐母寫八行，老徐母滿懷憤恨，強忍耐，一腔怒氣暫收藏，忙問道：那劉備究係何如人也，速請丞相

道其詳，孟德說：涿郡小輩何足論，自幼貧寒家住樓桑，尤可恨妄稱皇叔，毫無信義，外君子而內小人，居心險詐，焉能久長。老徐母聽罷曹賊一席話，無明火動面色黃，厲聲說：我久聞劉使君他乃是中山靖王之後，半句無虛謊，孝景皇帝之元孫，豈是欺罔，論宗譜人所共知，班班可攷，講待人禮賢下士，人人素仰，就便是黃章白叟，牧子與樵夫，皆都知其名望，真乃是當世英雄，不似尋常，想我兒輔佐使君，得其主，那老身死於泉下也，榮光雖不比越祖光宗，傳留後世，博得個名標青史，姓字香，誰似汝名爲漢相，實爲漢賊，你尙敢在廣衆之下妄誇張，似汝則擅勢干權，爲逆黨，帶累得黎民百姓受災殃，真乃是罪不容誅，人人唾罵，我恨不能寢爾皮，食爾肉，挖爾心，飲爾血，與國除姦，與民除害，纔能夠撥雲見日。把漢室重興樂堯唐，纔趁了我的心腸。老徐母怒氣填胸，目眦欲裂，呵哨險些栽倒地中央，一行說抓起石硯去打曹丞相，只聽得拍的一聲石硯粉碎崩裂四廂，惜未中，奸賊躲過將他綁，來速速斬却莫徬徨，早有那手下兒郎忙扯下，推推擁擁到外廂，老徐母仰天大笑毫無懼色，恨不能卽時就義報君王，好可嘆一且賢良遭慘禍，好可惜半世孤孀要在刀下亡。這就是徐母罵曹又名擊石硯，到而今稱得倏義巾幗節烈無雙，千秋美名揚。

(衆人寂靜)

(老兒唱到後來是越唱越興奮，終難老淚縱橫，慷慨悲歌，唱畢，急拱手而走)

乙 (急掏出碎銀若干，搶步向前，遞在何老兒手裏) 這些，您留着過活罷！

何老兒 (含淚，歡遜，推辭再三，始接受) 多謝，多謝。

(何老兒前邊走，小姑娘後邊跟，走出舞台後再彈着，唱着，聲漸遠漸弱)

劉老闆 (走至地保桌邊) 地保爺，這幾天您辛苦了。

地保 從軍的人越多，咱就不得好過。

劉老闆 (應酬着) 地保爺，多喝一杯。

地保 喝，喝，——喝，說真話，這也是沒法，上頭命令下來，叫我有什麼辦法？

劉老闆 地保爺，這次抽征，聽說咱們這兒很少，這是什麼道理？

地保 這個——？這個也難說，唉——也難說——！

劉老闆 (會意地) 如今這個年頭兒，總還是有錢的好。

地保 當然啦，有錢能使鬼推磨！

劉老闖 如今有錢的可以用錢買官做。也可以貼錢把當兵的差使賣掉了。

地保 這，這，這些是爺兒們的事情，咱們管不着。唉——唉——咱們管不着。

劉老闖 我不過是說說笑話。地保爺，您多喝一杯，多喝一杯。（斟酒）算我的，算我的。

地保 不，不，不喝了，我還有公事呢。（指桌旁的一大疊公文）這幾天，真沒有準，邊關緊急，前方催兵緊

得很，說不定今天晚上一通命令下來，就得大家趕夜路。

劉老闖 真有這樣緊急？

地保 唔！唔！（喝了一大口）劉老闖，多少？多少？（假裝復健）

劉老闖 笑話，笑話，您地保爺就是再喝一杯，又有何妨，區區一點，算小弟請客，小弟請客。

（地保故作推托，摸了好半天，也摸不出什麼來，笑嘻嘻地止了。）

劉老闖 （應酬着）錢大爺。

錢 這幾天，過路的軍人可真不少。

劉老闖 聽說皇上已經批准了，要和匈奴番邦開戰。

錢 說起來，匈奴番邦垂涎咱們中原已經有好幾十年，這一回，聽說是傾全國之兵進犯中原。

劉老闖 錢大爺，您看這次戰爭要打幾年？

錢 那很難說，只怕匈奴兵力雄厚，並且還是養精蓄銳。匈奴來勢兇兇，中原假使不集全國之力，

恐怕很難對抗？至於前途——我看來是凶多吉少。

劉老闖 皇上現在已經下詔各州，限令出征，那還有什麼問題？

錢 看情形很難——

劉老闖 難在那裏？

錢 老百姓是不是大家效忠皇上？

劉老闖 咱們是中原人民，在中原多難的時候，難道大家不該出一點力量嗎？

錢 話雖然很對，可是現在的人心實在難測。劉老闖，您想，匈奴真有這個胆量來侵犯中原麼？老

實說，在中原要沒有奸細私通，外敵就是三個匈奴也不敢來碰咱們一碰。真所謂知人知面

不知心，全中原的老百姓很少懂得其中的道理。

劉老闖 奸細，實在也太喪心病狂了！

錢 你我都是經商的人，怎麼也不會知道得清楚的。